



QING NI LIAN HUA

吉 霞 著
JI XIA ZHU

青泥 莲花

春风文艺出版社



吉 霞 著
JI XIA ZHU

青泥 莲花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吉霞 2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泥莲花/吉霞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1

ISBN 7-5313-2669-8

I. 青… II. 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9814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沈阳电力专科学校彩色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 × 203mm

印张: 7 插页: 8

字数: 123 千字

印数: 1—6 000 册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朱立红 责任校对: 白光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4.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

分别好像黏和剂，能将一些已破碎的东西粘在一块儿，也使平时很远的关系拉近了许多。

青泥莲花隔着车窗望着泪眼婆娑的连花，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四年前，青泥莲花从川南一个叫青泥的小镇来到这所地处中原的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高校，读中文。莲花没有可能再继续复读，只好收起眼泪，来到学校。巧的是，还有一个连花，是从东北小镇招来的，看来她对这所学校的兴趣也不大。后来，才知道，她第一志愿报的就是这个学校。

一个班里两朵莲花，天南地北凑到一块，就挺有缘的。于是，无论是同学还是老师，都将来自于川南的莲花，叫“青泥莲花”，昵称“青泥”，东北连花仍是连花。

青泥和连花的宿舍对门儿，同名同性，新生乍到，便自然形影不离地天天在一起。中原的秋天也还是酷热，校园里夜猫子多，所以直到半夜三更，仍有游魂儿在出没。校园旁边有一条铁路，顺着铁路走出去约二三里路，有一片水塘，水塘里都是莲花。夜深人静时，塘里传出蛙鸣，莲花清香。

青泥莲花和连花经常在这里坐到深夜才回校。连花生在东北，对于莲花概念都是从纸上得来的，当她置身于真实的十亩方塘时，激动得差点掉进塘里，要不是青泥手快，就成了一朵落汤莲了。

连花是个漂亮的东北姑娘，应该算得上是让君子们辗转反侧的淑女，皮肤很白，头发很黑，眼睛向里凹，有些混血儿的样子。有次，当连花在宿舍里照着小冬的镜子时，忍不住地说：“瞧，我长得多漂亮啊，眼睛这么大，皮肤这么白，个儿这么高，身材这么苗条。”连花这么夸自己，让青泥们这些友邦惊诧不已。

小冬上前把挂在自己床前的镜子扣过去，“别照我的镜子，要臭美自个儿回你宿舍去美去。”

“别，别，别，让我也照照，看看我是不是也这么漂亮！”

青泥翻过镜子，仔细夸张地照起来。忽然她觉得自己也很漂亮，眉毛、鼻子、嘴、脸蛋儿，就像正在时兴的歌曲《掀起你的红盖头》一样，每看一样，都觉得自己实在比连花好看。

“连花，你的白像死鱼的白肚皮，我这白才是白里透红，看这长相，像不像那个唱《花为媒》的张五可？”

“真是井底的蛤蟆穿毛衣，美死你了！浪死你了！你



美，你浪，你上不去炕！”

“噫嘻！连花，我看你快成了州官了，就兴你自我表扬，人家不就说比你好看一点嘛，也犯不着骂人呀！”

安徽来的明霞出来主持公道了。

“咦，我怎么骂她啦？”

“你说人家浪，还不算骂，那你还想怎样骂呀！”

“天哟，我真是比窦娥还冤！浪在我们那儿就是漂亮、风流，就是贼美呀！”

“你们的话可真好听，骂了人还说是表扬，我们那儿，要是说哪个女人浪，就是说她作风不好，人家不跟你拼命才怪呢？”

“瞧你正经得你，我就说她浪了，你们这儿就是穷讲究，就是浪，怎么啦？”

“是呀，都像你们那儿那样浪，脸皮那么厚，就不会有什么礼仪之邦和蛮荒之地的区别了。”

青泥和连花都有点不自在。

确实，青泥莲花长得比连花好，像一朵重楼莲。

“连花，你们那里人冬天穿的大衣是不是毛都朝外呀？”

在刚进校时的一次入睡前的悬谈会上，明霞问连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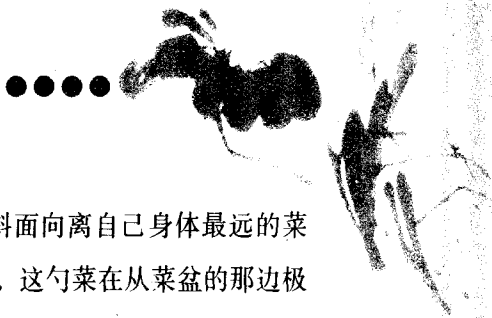
“你们是不是还以为我们还吃人肉喝人血呀？”

从此之后，连花开始向大家普及东北常识，主要是冬天的情景。东北小镇在连花嘴里变成了人间仙境。野鸡飞进锅里的事自不必说。其实，野鸡进锅的年代连花哪里能赶得上，她只不过也是道听途说罢了。好在这些人没有去过东北，对于东北的概念大多是从书上和电影里得来的，没事，她们乐意听连花瞎吹。

“冬天到贡比拉河边洗脸，毛巾一拉出来，立刻就冻成了冰棍儿。”

“冬天去山里砍柞树，一尺深的雪，用爬犁拉回来，剁成段儿，码好，春天往上浇水，木耳就长出来了。这是自己种木耳，如果你要是采天然木耳，那就只有等下小雨时才能出去采，晴天你根本采不着，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都干了，你看不见，木耳一见水，就发了，这时才能采着，采回后不能见太阳，要阴干，那才是真正的东北天然木耳。瞧！你们这儿的破玩意儿，这也敢叫木耳？啧啧！啧啧！”

连花咧着嘴边说边用勺子敲着饭缸，里边是木耳炒肉。这个学校的学生，无论男女，是满是汉，吃饭时一律都用瓷茶缸，有的用一号的有的用特大号的。食堂一开饭，每人差不多都是左手拿勺，右手拎着个大茶缸子，有手欠的，还要把茶缸子敲得叮当乱响。大师傅一手接过缸子，将另一只手



中的大黑勺迅速地以 30 度角的斜面向离自己身体最远的菜盆边切去，满满地盛出一大勺菜，这勺菜在从菜盆的那边极迅速地运动到这边再倒进缸子的过程中，经过大师傅的几哆嗦，“咚”的一声，这勺菜中的四分之一强又回到了菜盆里，有的哆嗦得太厉害了，大师傅再给你添一点儿，让你稍稍得到一点安慰。学生们背后都管这些大师傅叫“大哆嗦”。一次，马春林举着食堂里的折叠凳追打一个大师傅，因为他哆嗦得太厉害了。“也只有你们东北人能干出这样的事来！”马春林事件证明了东北人确实和土匪差不多。吃饭讲究一点的要饭菜分开吃，就随手把茶缸盖也递进窗口，大师傅就把米饭放在茶缸盖里。一般的都是将饭菜一股脑儿放在缸子里一搅，稀里呼噜，一顿饭就吃完了。宿舍里最热闹的时候就是吃午饭和晚上睡觉前。

“嗨！你们那儿什么都好，干吗来我们这个破地方来上学？”

明霞一边摇晃着缸子一边用勺子把缸底的水盛出来，小心地沿着缸边再倒回去，好把沾在缸边的菜汁冲干净，一边笑眯眯地说。这也是这个学校有关吃饭的一个传统。吃完饭后，往缸子里倒点开水，一涮，就是一道汤，吃的什么菜，喝的就是什么汤，如果嫌味不足，就加点盐或其他什么，连刷碗都省了。



明霞长着一副笑眯眯的脸，说话慢声细语，听人家说时多，自己说得少，但连花就怕她，只要她一张口，准会把连花噎得半死。

“你就像这米饭里的沙子，给人以不期待的疼痛。不吃吧，饿得慌，不小心，咯了牙，不过，我的牙硬，不怕咯。”

连花说得咬牙切齿，正好连花刚刚看完《围城》，她觉得明霞就是小说中说的老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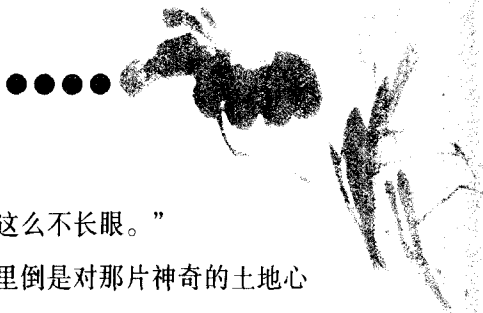
“我是厚道人，不是沙子，沙子有什么不好，经常吃点，对你身体有好处，你没看鸡吗，如果不经常吃点沙子，就得下软皮蛋。”

“咯咯咯！哈哈哈！嘿嘿嘿！”宿舍里传出一阵笑声，就像一群小鸡在闹鸡窝。

“连花又不下蛋，吃什么沙子呀，咯！咯！咯！”小冬朝着明霞挤挤眼，笑着说。

“是呀，她已经飞出来了，该叫凤凰了。连花，你回乡时，可别叫什么刘三、赵四什么的气破肚皮，要是欠过什么人的半担谷子、四两芝麻之类的东西，赶紧还了哟。”宿舍里又传出一阵笑浪。

“说实在的，咱们连花还是挺有才的，如果她家不是住在贡比拉河边，如果是呼兰河就好了，说不定咱们连花就能



成为萧红第二呢，老天爷怎么就这么不长眼。”

青泥莲花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倒是对那片神奇的土地心向往之。

入校的第二年，连花便有主了，是政教系的老师，大家都说连花心眼多，她想留校。

“这地方虽然不怎么好，但总比东北强多了吧？”

小冬一向看不上这个同乡，所以经常把连花吹起的气球捅破。

连花有主，青泥莲花与连花的蜜月期就结束了。青泥不爱洗脚、青泥嘴馋、青泥的爸爸是开小店的，青泥在家乡有男朋友等不利于莲花的事都传了出来。并且都说连花说的。因为，连花与青泥成天腻在一起，甚至睡在一个床上，这些话只有从连花嘴里说出来，才可信。

“青泥，你占了连花多少便宜呀！”

“谁说 I 占她便宜啦，饭票大家一样的，她家每月只给她寄二十块，什么时候多寄过，我家也寄二十，怎么就能花着她的钱？她经常穿的那件白毛衣还是我的呢！哼！”

青泥莲花在宿舍里大声嚷嚷。

“行了，青泥，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瞧你俩当时好的那个样，针插不进的，现在说有什么用！”

“青泥，你们多好啊！快出圈了吧？这叫什么？”



小冬从大茶缸子里拿出加热器。

“瞧着没有，这叫‘热得快’，凉得也快，如果热上来，不看着，就烧坏了！”

“哈！哈！哈！”

同舍人都嘲笑青泥。

“这丫头岂是那丫头！哈哈！”

青泥没有去上课。同舍的人陆续都走了。她还躺在床上，想起这一年多的生活，她的泪水又在眼圈儿里打转儿。

“连花，男朋友就那么重要吗？”

“青泥，怎么说呢？我比你大几岁，想得跟你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你还两头都占着，要好你就跟他好，别再理我了。”

青泥又哭了起来。

“青泥，出来一下！”

青泥抬头一看，是政教系的老师孙强，站在门口向她招手。他是刚从中文系毕业留在政教系的。

“什么事？”

青泥放下手中书，走出教室。



“大中午的，干啥子！”

中文系在学校的平房区，青泥的教室在前排平房。知了在教室前的梧桐树上知知地叫个不停，阳光透过细密的树阴从教室窗户和门缝挤进教室，尘土们兴奋地在这些少得可怜的光线中狂欢。莲花往门口一站，在一缕缕光线中飞扬的尘土即刻无影无踪了。

“这是两张电影票。”

“是给我和连花吗？”

“都给你们，我看什么？你把这张票给连花，今晚我请她看电影。”

“在哪儿呀？”

“学校啊，今晚学校演电影，你不知道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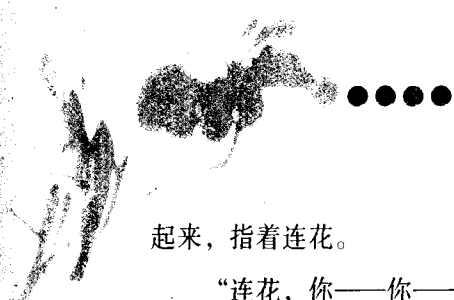
“学校？那——她愿意去吗？”

“那你就跟她说说呗！”

莲花回到教室，教室里静悄悄的，屋外树上的知了像接到什么命令似的，大合唱突然停止，一片寂静。没多久，一只知了率先沙着嗓子叫了两声，知了们又开始不知疲倦地叫了起来。莲花看着书，半天也没翻一页，只觉得自己的心在咚咚地跳。

“青泥，想什么呢？魂都飞了。”

一看是连花，不知是气，是恨，还是委屈，青泥呼地站



起来，指着莲花。

“莲花，你——你——你怎么能这样？！”

青泥说话的音都颤了。

“我怎么啦？”

莲花茫然地看着莲花。“我才出去这么一小会儿，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你脚踩两只船！”

青泥的声都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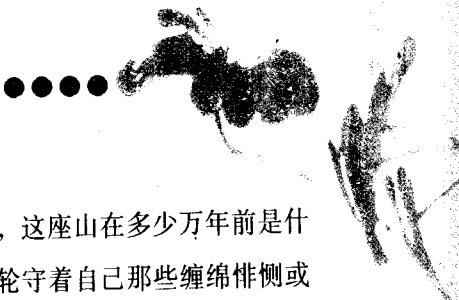
“这是什么话，什么两只船？”

“不是的话，他怎么请你看电影，还是在学校！这不是公开你们的关系吗？你还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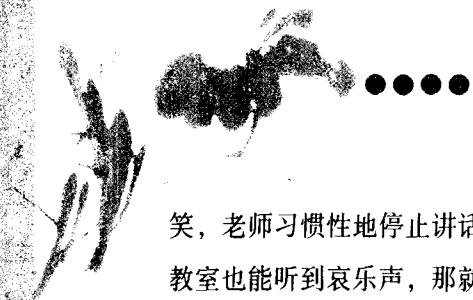
“咱别在这儿吵好不好，让人看见！”

莲花连拉带扯把莲花带出教室，向学校后山走去。

顺着教室向后走，是一片野石榴树林，过了这片石榴树，就是一片槐树林，有些蒿草中隐着一些没碑的坟堆。这些高高低低的槐树长得都很瘦，就像一群大烟鬼。可能是由于长期生长在山凹里的缘故吧，它们一齐伸着脖子往上长，期望着好有个出头之日。顺着树林再向后走，就到了南山。说是山，其实就是一些连绵起伏的丘陵，山上几乎没有什么植被，只有些稀稀落落的小松树和一丛丛荆棘，山上的石头都是裸露的，有些已经风化，在已风化的石头上随处可见一些



海里常见的贝类壳，没有人考证，这座山在多少万年前是什么海，只有刻在石头上的这些年轮守着自己那些缠绵悱恻或是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多数勤于晨练、晨读的，都愿意到山上，找块石头坐下来，可以将学校尽收眼底，如果再勤快点，走到山顶，站在电视塔下面，可以看到全市，特别是远山脚下的那条河，像鱼线一样在城市边上一闪而过。沿着南山向东翻过四五个这样的山包，就可以到达那条河边。这些都给这所学校平添了几分情趣和野趣，同学们有时将这所学校戏称为三间大学。这所师范学院是这所城市惟一的一所大学，市民们习惯地将它称为“大学”，在当地的口音中就成了“打旋儿”了。在这所学校读书的大学生们，当然也就是惟一的一群大学生了，在精神上享受着独生子女的各种待遇。学校依山而建，向市内扩不出地盘去，便劈山开道，向这片荒山要土地。学校的三座教授楼红墙红瓦地掩映在绿树中，第四栋讲师楼也在向这些山要土地地往山腰上盖着。让学校头疼也是最让讲师们头疼的是，与讲师楼一墙之隔的是海市的火葬场，已盖好的三栋楼至今还闲着一半，一些年轻教师宁可混同一般学生，挤在学生宿舍区，也不愿意搬到讲师楼里去，成天鬼哭狼嚎的。“小朋友，给阿姨唱个歌，好不好？”开朗活泼的小孩就会给你哼几声哀乐，逗得大家直乐。有时正上着课，一阵哀乐随风飘进教室，师生相对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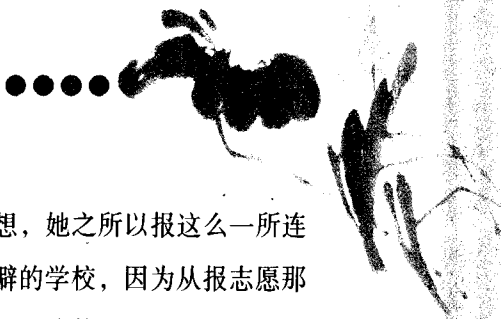
笑，老师习惯性地停止讲话，等放完哀乐再接着上课。如果教室也能听到哀乐声，那就是火葬场故意放的，因为，学校和火葬场一直在谈判，让他们搬迁，火葬场也同意搬迁，只是要给个合适的价钱，他们认为部里有的是钱。

整个学校成天沉浸在这丁丁当当，凄凄哀哀，偶尔还传来几声爆破作业的炸声。这块地方，好像是学校的一个后花园，谈情的，说爱的，打架的，斗气的，凡是有问题，大家总爱到这个地方来解决。

“痛旋儿，走远些儿，要放炮啦！”这里的人对这些大学生都很亲近，只要是这院里的人，他们都认为是同学，叫出来就是“痛旋儿”，好在莲花们已经习惯这种声音了。

学校的礼堂很大，一般少有对号入座的，特别是像《热带丛林历险记》这类市里已放过的片子，就更不用说了。青泥和莲花都去看了电影。孙强见青泥坐在莲花身边，愣了一下，接着友好地朝她笑了笑，和她俩打了个招呼。“呵，真是形影不离呀！”说完，很不经意地坐在莲花旁边的空位上。

这是一部很有趣的美国喜剧电影，青泥、莲花、孙强看得都很紧张。莲花坐得笔直，一动不动，几颗细密的汗珠挂在她那微微翘起的鼻子上。



连花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她之所以报这么一所连三流学校都算不上而且又这么偏僻的学校，因为从报志愿那天起，她就不想再回东北了。按她的分数，在黑龙江，完全可以上黑大、哈师大等省重点学校。

三姨只扫了一眼她报的志愿，好像也明白了连花的意思，“愿意死哪儿就死哪儿去，反正我在这个家也没说话的份儿！”

说完，三姨将《高考志愿表》扔到连花身前，去了后屋。

“哼，你倒是想说话，可你说不着了！”

连花没说话，将志愿表拿过来，坐在桌前，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她用铅笔尖使劲在“厦门、兰州”这些离黑龙江最远的地方点着，中国地图上这两个地方都快被戳破了。

“向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三鞠躬——”

胡指导员站在毛主席像和爸爸、三姨之间，主持爸爸和三姨的婚礼。连花领着弟弟连龙、连虎，站在他们身后。

“连花，你才七岁，小虎还不到两岁，你妈死了，总得有人来照顾你们仨个呀，要是别人来当你们的后妈，爸怕对你们不好，让你们受气，你三姨又不是外人，你不愿意管她叫妈，还叫三姨也行，小龙小虎还小，得叫妈，这样你三

姨也高兴，你说呢？”

连花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妈妈就死了，妈妈死了还没几天呢，怎么爸爸就要和三姨结婚了呢？连花很喜欢三姨，每年三姨都得在连花家住几个月，妈妈身体不好，总有病，连花也不知道是什么病。每年快入冬时，三姨就从老家赶来，给连花和小龙做做棉衣，拆洗被褥，只要三姨来了，家里便有了许多笑声，爸爸回家也早了。可是三姨要当妈，连花总想哭。

爸爸和三姨对着毛主席像鞠了三次躬。

“敬祝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说完，接过胡指导员代表营里送给他们的《毛泽东选集》，一条宽大的红绸子在书上系了个漂亮的蝴蝶结，连花盘算着怎样才能把这根绸子据为己有。爸爸和三姨给大家发糖、点烟。连花也悄悄地往棉猴儿兜里装了些糖。艳萍、小娟她们趴在窗户上看着连花，连花说好了多装点糖给她们分。

“我三姨老打我，有时候也打小龙，她从来不打小虎。”

连花和小娟坐在营部门口的木头堆上，整个营里只有营部这块地方大，营部对面是个小卖店，东西两边是几间办公